



宝成铁路通訊特寫集

和火的光輝

鐵道部第六工程局政治部宣傳部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了二十一篇通訊和特寫。它們从不同的角度上記載着：修築寶成鐵路的員工們，在蘇聯專家的無私幫助和人民羣眾的熱情支持下，怎樣日日夜夜地以英勇豪邁的勞動，創造出各種各樣驚人的事蹟；征服了大自然，完成了修建這空前艰巨的鐵路工程的任務。

目 录

- 不滅的光輝.....也 辛 (1)
千山万水尋線路.....劉桐鈞 (8)
寶成鐵路北段紀行.....盧 云 (16)
寶成路散記.....杜鵬程 (22)
寶成鐵路接軌前夕的一夜.....高 澤 (31)
征服靈官峽.....張學愚 (36)
把大山炸成航道.....
 張集良 (40)
 桂承鐸
双手架起千座橋.....
 劉 悍 (43)
 湯明輝
英雄的勘測工人.....杜 为 (47)
新柳.....邱 壠 (51)
修建大石拱橋的人們.....杜 为 (57);
征服手攀岩.....湯明輝 (62)
寶成路上的女工中隊.....湯明輝 (66)
一個女電工的成長.....
 田慎微 (70)
 肖普章
青年司機韓玉潔.....李振俠 (72)
一個刻苦鑽研的工程師——梁武韜...云 行 (75)
战胜困難的人.....傅云鵬 (81)
開山工郭立昌.....鄧海洲 (83)
拔掉樁子.....劉滄浪 (85)
蘇聯專家對寶成路的巨大幫助.....李榮村 (91)
支援寶成路工程的農民.....李振俠 (95)

不灭的光輝

也 辛

在宝成鐵路快要接軌的一天晚上，工地上灯火輝煌，抽水机轟轟响着，我走進了桥梁工程隊的隊部。那位熱情的桥梁工程师正坐在桌子跟前，用鉛筆在一張白紙上画着什么圖样。他剛从橋上回來，下沉井去檢查過水下灌注混凝土的情況，衣服上還有几處是濕的。他熱情地拉住我的手，滿臉興奮的說：「來得正好，走，看看去！我們的試驗成功了。」

他們正在進行一種試驗，把水泥漿灌注到江水下面的沙和卵石中去，結成混凝土，解決沉井里邊的抽水問題。這是他和幾位工程師共同研究、大膽采用的。他對這次試驗像對任何新的工作一樣，抱着極高的熱情。從試驗開始，他一直沒有離開過工地，並且常常是睡到半夜里，忽然爬起來跑到橋上去。

我們又到橋上去看了一次。沉井里的水已經快抽干了，效果良好。他滔滔不絕地講着這次試驗的經過。我們都很興奮。夜已經過半，誰也不想睡，又面對面地坐在桌子跟前了。

電燈光由於電力不足忽明忽暗。這時我無意中發現他剛才畫的竟是一張從來沒有見過的圖樣：一個半圓形，還向周圍画了几根長長的線。

「橋圖嗎？」我把紙推到他眼前。

他一看，哈哈大笑起來：「哪裏！我的技術不好，可能

画得不像，——不是桥，是太陽，东升的太陽。」

这位从来只会画工程圖的工程师怎么忽然画起太陽來了呢？

他像一个孩子似的笑了一陣，說：「詩興，你知道嗎？我今夜忽然來了詩興，可是我又不会寫詩。你知道，我們現在試驗这种新方法，對我們今后桥梁施工有很大作用。我們今后还会修更多的桥。你算算看，我們这么一个大國，鐵路呢？才兩万多公里！可是我們國家今后的规划呢，你聽說了吧？三个五年計劃当中我們要修的铁路，是多大的数字呵！」

他今晚过于兴奋了吧！平常說話不是这么無头無尾的。

他点着一支烟，少停了一下，又說：「是呵！你看一看，光我們鐵路就这么規模宏大，你再看我們的整个建設，看看社会主义远景，……簡直是东升的太陽！」

原來是这样。

接着他又談起了他的心情。解放以前，也听说过社会主义，可是那是人家的事，和自己沒有什么关系。解放这几年，自己却起了这么大的变化，甚至連自己回想起來也要吃驚。現在社会主义好像和自己是「与生具來」的，不知怎么就离不开它了。「想想看」，他又从平靜的状态里兴奋起來了，「我們的力量是哪里來的呢？离不开社会主义。你不覺得嗎？只要一想到社会主义，热勁就來啦！反過來你想想看，如果从我們生活里去掉社会主义，那就像天空里失掉了太陽。」

我把这段情景詳細叙述出來，不只是为了說明这位工程师对社会主义那么热情，主要的是想通过它來使你了解一般

筑路人員向往社会主义的热烈感情。我走过宝成路的許多工地，和許多筑路人員接触过，談过心。我感覺到：不管他們在做着什么工作，也不管他們的性格多么不一样，甚至不管他們身上还存在着多少缺点；只要你和他相处，了解他的心思，体会他最經常关心的是什么，你会發現，他們最根本的思想是和我們的社会主义事業相联系的。他們的心被我們的建設事業鼓舞着，他們热情地关心着这个事業，并渴望去为它奋斗。我覺得这种热情的建設社会主义的精神已成为人們当前的精神特征。

讓我們再从几个方面來看看人們身上的这种精神，看看它在我們的生活中發出了多么动人的光輝！这里最常見的就是人們对社会主义事業的高度責任心，他們为社会主义事業忘我劳动的精神。宝成路工地上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他們为了工作，为了完成任务，可以忘掉自己的病，忘掉自己的家，以至忘掉一切。他們对社会主义事業真是忠心耿耿，全力以赴。我們可以拿一个工程小隊的隊長作例子。这个小隊担任着修建深沙河大桥的任务，小隊長叫王天相。这个桥是石拱桥，是宝成路上所有石拱桥当中最長的一个。这样的建筑物，他們不僅沒有做过，也沒有見过。工程师交代：全桥所用的几千种規格不同的石头，只要有一塊安砌錯了，就会影响整个桥的質量。對他們說，这該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王天相毫不含糊地担负起了这个任务，不过他的心却一直沒有放下过。他想靠自己的努力來保証这座大桥的質量。他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在这个桥上，白日黑夜地守在工地上。他檢查了每一塊石头，記下每一塊石头應該安放的位置，親

眼看着工人把它一塊塊安砌上去。好象他一眼看不到就会發生意外似的。吃飯的時候，他一手拿着饅，一手還摸着石頭。黑夜里，太疲乏了，就坐在石頭上打一个盹。下雨停工了，他仍然蹲在一边，打量着橋墩的上上下下。他簡直像入了迷一樣。工人們关心他的身體，三番五次地要他去休息，他僅僅是「嗯」「啊」的答應着。後來，支部書記跑到工地來叫他，他還是不回去。他央告說：「我今天再打一個連班，黑了一定休息。」天黑了，他還是不回去。支部書記又來叫他，他又央告說：「明天我一定休息，今黑再打一個連班。」最後，支部書記只好對這個黨員下命令：非休息不可！並且要他立刻回去。他才恋戀不舍地離開工地，走几步還要停下回头望一会。可是他回到家裡，剛躺下要睡着的時候，猛然想起橋墩角上有一塊石頭好像沒有安對，就爬起來又跑回工地來了。當支部書記對他這種拚命的作法進行嚴格批評的時候，他激動地說：「這是國家交給的任務呵！」

他就是這樣把任務看得高於一切，在他看來，為了完成任務是什麼都可以犧牲的。

社会主义精神的另一種普遍表現，就是人們那種渴望從事偉大事業，並在這個事業中貢獻最大力量的熱情。寶成路工程的艱巨是誰都知道的。它給筑路人員帶來的困難，簡直是難以想像的。但是在这个艱難的任務面前，我們從來沒有見到一個垂頭喪氣的人。相反，人們為參與這項工程感到興奮和驕傲。筑路人員身上洋溢着戰鬥的熱情，他們總想自己來擔負那最重大、最艱苦的工作，總想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作出最光輝的成績。這種情緒在青年身上表現得更為強烈，有

時簡直強烈到使人驚奇的地步。這裡我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看看青年們在完成一件重大任務的時候是如何的感情激動。

1955年冬天，在嘉陵江中游進行了一次改移江道的大爆破。這是寶成路著名的大爆破之一，他要把一座橫攔江道的山頭劈開，讓原來繞着流的水直流過去。這是一次重大的但是十分艱巨的任務，需要在山肚子里和河床下面挖出幾十個大藥室，裝進二百七十多噸炸藥，時間却只有一個月。這個任務的一部分交給了一個青年突擊隊，突擊隊的情緒立刻沸騰起來，認為這是最大的光榮。本來他們只去一部分人就可以了，但是誰也不願留下來，大家都打起被包，爭着前往新工地。後來領導上才把大部分任務交給了他們。這群熱情洋溢的小伙子會用多大的熱勁進行工作，是完全可以想見的。工作進行得很快，雖然碰到了許多原來沒有預計到的困難，但是大家還是想盡了一切辦法，按時挖出了藥室，裝進了炸藥。附近工地的工人們都以興奮的眼光看着他們，到處傳送着12月30日按時爆破的消息。大家的情緒也越來越高，有些人甚至連覺也睡不着了，一天守着工地，計算着工程數量和一時一刻的時間。可是就在任務完成的前一刻——29日夜間出了問題。大家在填塞最後兩個大藥室的通道的時候，本來應該用土，但是是一個壞分子利用青年們的無知，要大家填了大量的爛紙和木料。這是對整個爆破的致命破壞。好在工地領導人立即發現了這件事，並且當場逮捕了這個壞分子。但是領導人向青年們宣布：這是一次嚴重的事故，它幾乎使全部爆破陷於失敗；現在雖然得到了挽救，却需要返工重填，原定

的爆破時間推遲了。這個突如其來的事件，像沉雷一樣打在青年們的頭上。大家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猛然看到出了這麼大的一個亂子，造成了這麼嚴重的情況，……自己沒有盡到責任，任務不能完成，辱沒了自己的榮譽，辜負了一切人的信任，……大家的情緒激動到了極點，竟站在江邊失聲痛哭起來。

後來，雖然他們又連夜進行了返工，第二天進行了爆破，並且效果良好；可是這一切都沒有寬慰青年們的心。大家總覺得臉面無光，見人不願抬頭，甚至連平日的說笑也不多見了。支部書記曾幾次向大家解釋，但是大家始終情緒不安，態度沉默。這樣過了十几天，直到他們參加了另一次大爆破，沒有發生任何差錯地提前完成了任務，全隊的情緒才恢復了正常，逐漸的熱烈高漲起來。

這是當前青年們的心，他們為我們的建設事業而激動着的感情。就在三個月之後，這個突擊隊的隊長和我談起他們這一段情緒波動經過的時候，仍然是十分激動，他說：「我們現在沒有別的要求，我們要求的就是交給我們最艱巨的任務，再來考驗我們！」

這樣列舉下去是可以沒有完的。英勇的筑路人員在寶成路上進行了熱情的、忘我的鬥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條路的每一項工程，每一個建築物上，都閃耀着人們那種社會主義思想的光輝。那些熱情的社會主義建設者，他們的光輝的品格，熱烈的感情，是應該用最光輝的篇幅和最熱烈的語言來記載的。我這裡僅想再提出一種筑路人員所普遍具有的感情，來說明社會主義精神的另一種表現，那就是人們對我

們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熱情关怀。人們已經把我們的整個事業當作自己切身的事情，那怕它和自己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他也還是那樣熱情地关心着它，它的每一個進展，每一個變化，也還是那麼深深地激動他的感情。今年2月間，在全線施工最緊張的日子里，我到了秦嶺的一個隧道工地上。因為這個隧道臨時發生了坍方，鋪軌日期已經接近，成了關鍵工程，工人們正在進行「破關」競賽。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在這個風鑽轟鳴、石粉瀰漫的隧道中，有一群婦女在向外搬運石头。而且，不管清早我去得多么早，晚上去得多么遲，她們都在那裡。粉末蒙滿了她們的頭髮，她們的全身就像從石粉里滾過一樣，她們還是若無其事似的、聚精會神地工作着。我奇怪：這樣重的勞動，怎麼能用女工呢？

一位基層工會的主席告訴我：這不是女工，是家屬。

接着他就象訴苦似的向我解釋：這簡直是沒有辦法的事。這個峒子成為關鍵本來是最近幾天的事，臨近峒子的工人還沒有來得及知道，誰想住在山下的家屬們，却一下子就知道了。她們竟比峒子里的工人還要着急，每天打聽着峒子的進度，打聽着工地發生的問題。後來，她們聽到峒子里運輸落了後，就到一起商量，干脆上山支援來了。工程隊的領導人和工會負責人都勸她們不要來，她們誰也不理會。有一個家屬竟把自己的小孩拴在牀上，鎖上門自己上了山。主席認為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就硬要她下山去，她却硬不下去。糾纏了好久，這個家屬才轉了个彎說：「我工作一會就走，要不你們當了鋪軌障礙，我的心也安不下來。」主席最後只好擺擺手走了。

你看！她原來是這樣关心着工程，关心着我們的建設事業。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屬，她每天做飯、洗衣、喂孩子已經够緊張了，可是她還在為我們的整個工程擔心，并且想在工程中貢獻出自己的力量。這該是多么可貴的一種精神呵！

這就是我要說明的筑路人員的光輝的社會主義思想，他們的美好精神。從這裡你就可以懂得，寶成路上許多動人的事蹟是怎樣產生的，無數困難是怎樣克服的，路又是怎樣修成的。

我們的國家正在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思想已經深入我們的生活，發出了不滅的光輝，喚起了我們身上的熱情和力量。就是這種熱情和力量使我們克服了一切艱難困苦，推進着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

千山萬水尋線路

鐵道部設計總局第一設計院
寶成設計組副總工程師 劉桐鈞

寶成鐵路接軌通車了，當我們看到這條曾經花費過我們無數心血、歷盡千辛萬苦勘測設計出來的紙上的線路終于變成了通行火車的實際的鐵路，我們興奮愉快的心情是無法形容的。

現在，當我們留下的少數幾個同志，在寶雞市這樣極普通的房子里——它曾經是我們勘測設計總隊的辦公室——進行着最後結束工作的時候，許多熟悉的面孔和許多為選擇和研究這條線路不顧風雨長年累月地奔馳在野外、沒明沒黑地伏

在办公桌上艰苦工作的情景，都一齐涌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是在1952年夏末的时候，我们奉到命令，要组织一支勘测队伍去勘测从宝鸡向南通过秦岭山区到略阳的线路。出发前，我们曾访问了几位远在1936年就参加过宝成路北段测量工作的老工程师，他们都一致认为：宝鸡到凤县之间的秦岭，峰壁聳峙，自然坡度极陡，铁路万难通过。听到这些意见，我们虽没有被嚇住，但是也不能不考虑，考虑的结果是：国家既然给了我们这个任务，要我们测，那就非通过去不可！

翻山越嶺，找尋線路

那年9月初，我们几个人——原長敏总隊長、叶森工程师和我，由宝鸡出发，进行徒步踏勘。我们唯一可作参考的东西就是一张军用地圖和一点点零碎資料。秦岭山区是找尋線路最困难的地段，所以离开宝鸡，我们找到一位老乡带路，首先踏上了秦岭。我们实际上所看到的秦岭，确实比想像中还要艱險：山高，坡陡，草長，小樹荆棘叢生，峰巒峭壁，起伏錯列不齊。我们爬到大王嶺以南的最高峰上向四处了望，茫無头緒，要在这样复雜的地形情况下，找出一条線路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沿着山峰山脊爬行的时候，虽说有老乡领着「路」，实际上并没有路，领路人也只是以山峰作为前进的目标。我们的手、臉和衣服被樹枝，荆棘划破了，可是要沒有这些樹叢和雜草，我們沒有东西抓，还不能進行踏勘。

翻过秦岭，走了3天，到达双石鋪。双石鋪自古以来就是通汉中、天水必經的要道。線路沿嘉陵江上游走，到这里是

宝略段地勢最为寬坦的一段。出双石鋪之后僅 7 公里，綫路就進入嘉陵峽谷地帶，直到略陽。在峽谷里，第一天我們碰到的就有靈官峽、琵琶崖和煮人鍋等險灘。煮人鍋又叫「万人坑」，是嘉陵江最險的險灘之一，江身狹窄，江中滿布大石，水流甚急，與亂石相衝擊，澎湃汹涌，如萬馬奔騰，兩岸峭壁錯列，人獸均無法通過。我們翻越了七、八百公尺以上的高山，才繞過這一危險地帶。再向前進，因江兩岸陡崖峭壁相間錯，要一直沿着一邊走，根本無法走通，因此，沿途必須多次往返過江，找尋通路。我們用了 7 天的時間，翻了站兒巷、廟兒壩、黃龍咀幾個高嶺和爬了窄峽子、手把崖、梯子崖等几處危險的山崖，总算平安地到了白水江。那手把崖是單人爬行都很困難的陡崖，而梯子崖則是一段根本無法爬上去的陡壁，當地人是用一根立木，上邊穿上橫木，作成一個獨木梯子立在那里，行人到這裡就把着梯子慢慢爬過去。現在回想一下走過的這些危險的山崖來，不知為什麼倒比當時走時還要害怕。

在這次踏勘中，我們初步地決定了綫路應走的方向，和幾次跨越嘉陵江的地点。但這只不過是實地選定這條綫路方向的開始。

三条綫路走中間

為了使綫路更經濟合理地越過秦嶺，在這一段地區我們用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先後勘測了三條綫路，即公路南綫、公路北綫和決定採用了的中綫。等初測外業將近作完時，由鐵道部邀派地質部地質工程師領隊進行了全綫的地質調查

工作，比較詳細地調查了秦嶺一段的地質情況。在調查中，發現跨越秦嶺的南綫的中下部有一段長約7公里的岩層風化極為嚴重、並且有地下水流出的地質不良地段，在靠近秦嶺頂部的深沙河岸又遇到了有名的垮石山，造成綫路難以通過的困難。北綫呢？則有中下段由王家山到桐柱嶺的一段長約10余公里的嚴重塌方地帶，範圍很廣，所以地質調查的結論上說：「無法繞避，只有廢棄一途。」我們的中綫方案提出以後，經過較為詳細的草測和地質調查，發現以中綫地質條件較好（沒有大範圍的地質不良地帶），技術上也沒有難以克服的困難，所以在跨越秦嶺時是一條比較合理的綫路，這就是現在被採用了的中綫方案。這裡要特別說明的，這條比較合理的綫路在各個勘測設計階段中，是經過許許多勘測設計人員不斷研究修改才達到完善的，它是許多人的智慧和勞動凝結在一起最後創造出來的。

熱情的帶路老人

跨越秦嶺的公路北綫雖然沒有被採用，但在踏勘這條綫路時我們却化費了很大的勞動，特別不能忘懷的是有一位為我們領路的名叫田生榮的老農民，給予我們的熱情幫助。他已年到62歲，但走起路來，健步如飛。我們一同由渭河南岸的大灣鋪上山，他總是走在我們年輕人的前頭，當一步步奔向祠嶺的時候，我們不由得要嘆服地說：「老先生，身體真好！」他笑笑回答說：「老了，已經老了。」老人對這一帶山勢很熟悉，我們為了看綫路，當然不管有路無路，總要想辦法上到可資利用的山頂上去，所以沿着山脊一直奔向秦嶺

的最高峰。前邊確實沒有路了，只好在那沒人頭頂的草樹中硬鑽。每到一座較高的山头上，就喘喘氣，了望一會，看看線路究竟從那裡走合適，能不能和我們初步在五萬分之一的地形圖上所研究的結果相符合。

這天，爬過對着觀音堂的山頭就要接近秦嶺的正頂了，但時間已過了下午3點鐘，前進不能，下山又無路，從原來返回時間也來不及了，又不能住在山上，多虧老人的帮助，才解決了這個困難。老人找到了一條直通山下公路邊的山溝，提議就由這山溝溜下去。於是老人前行，用臂肘腋袖從雜草、灌木中撥開了一條道路，我們在後面緊緊跟隨，經過了多少次的危險困難之後，我們居然下到了山腳，這時候天已將晚，每個人的手臉都被樹枝划破了很多傷口，在順着溝下溜、精神很緊張的時候，還不覺得疼，現在到了山下坐在公路邊休息的時候，却疼痛起來了。老人到底是上了年紀，我們都很擔心他要累壞了身體，但他的精神一直是那樣飽滿、興奮，談笑自若。我們問他累不累，他笑了笑說：「累？你們為修鐵路整天爬山涉水，我不過偶爾領一次路，算得了什麼。要不是共產黨來，我這年紀怕不會再看到什麼鐵路了。」今年4月間我又到大灣鋪去訪問這位老人時，不幸，他已于去年春天因肘部一個多年的小瘡忽然發展起來不治亡故了。不過，在1954年這位老人已經親眼看到鐵軌鋪過他的門口去了，這是可以使老人告慰的。

和荒草野獸作鬥爭

全線踏勘完畢以後，就分段由總隊的四個分隊進行測量

工作。沒有參加過測量的人，是很难想像到測量工作的艰苦的。譬如在秦嶺山區，線路在深山中環繞盤旋，山高坡陡，荆草樹叢沒人，樵路斷續，荒無人煙，因為七、八十個人的隊伍，連吃住的帳篷、灶具都是一件件用人力背上山去的，所以常有工作一天之後，收工回到了新搬的住所時，飯沒有做熟，帳篷沒有搭好，要吃夜飯，宿露營，不管刮風下雨或嚴寒冰雪封山的日子里，我們的測量人員都生活在深山里，與他作伴的只有飛鳥和野獸，再就是一眼望不到頭的四面如波浪起伏的山峰。

因為草深刺多，工作中不是划破手和臉，就是撕破了衣服。每個人晚上回去都要縫補褲子，補了一層又一層。他們不但與山林棗刺作鬥爭，還要时时提防着野獸和山上墜石的襲擊。他們看見過被豹子吃剩下的狗的殘骸，圍打過野羊。有一次，向國本同志看完了點子向前走時，與一只狗熊對面相遇，他總以為這下可完了，就停立下來，那黑胖粗大的野獸揚起頭來看了看他，好象明白人在讓路給它過去，真是幸運得很，這只龐然大物竟無視般地搖搖擺擺地從他身邊走過去了。在勘測時碰到蛇是經常的事，有的大蛇有粗到一公寸以上的。在初測公路北綫的時候，我看見五分隊隊部帳篷外面就挂着一條長達3公尺的被打死的大蛇。有一次，李仲芬同志從山上滑下來，掉到深溝中，幸虧溝中有水，沒有摔死，等游到了岸边，已迷失了回帳篷的路徑，就在水邊上凍了一夜，幸喜還未被野獸吃掉！

各方面都來支援

在寶成鐵路寶略段線路的勘測設計過程中，全國各個部門都給了我們以充分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特別是川、陝、甘三省人民在沿線組織的各級筑路委員會等支援機構，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資。由1952年起到1955年初，地質部派來地質工程師幫助我們完成了全部地質調查工作。1954年水利部也派來了強大的鑽探隊伍，為我們在高山头上進行艰巨的深孔鑽探，另外，他們有一個由12人組成的女子鑽探組（又叫「三八」組），也都勝利地完成了鑽探任務。中國科學院也會派來了兩位經驗豐富的地質專家，進行了全段的地質勘察，除此之外，在鐵道部系統內來支援寶略段的單位，按當時的組織機構來說，有華北設計分局（今改為第三設計院）的三總二分隊和四總的一、二兩分隊；西南設計分局（今改為第二設計院）曾派來了80多名優秀的技術人員，幫助我們進行內業設計工作；鐵道兵和第六工程局在未開工前也都會派來很多能干的技術人員，參加我們內外業的工作。從1954年至1955年，這一年間，集中在寶略段上的光技術人員就有345人，我們二總的工作人員會增加到2,700多人。為了早日修通寶成路，國家就是這樣把最寶貴的力量都投入到這條幹線上來。

不論是外業的勘測工作或內業的設計工作，所有的同志工作得都非常熱情、緊張，大家想盡一切辦法，爭取提前完成任務，為了給國家省錢，大家對每一条溝的建築物和處理，都是作出幾個方案來，反復比較優劣，然後才確定為了